

WILLIAM SOMERSET MAUGHAM

[英]
威廉·萨默塞特·毛姆
著

詹森 译

生活的事实：

毛姆短篇小说精选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生活的事实：

※ 毛姆短篇小说精选 ※

[英] 威廉·萨默塞特·毛姆 著

詹森 译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 万卷出版公司

© 威廉·萨默塞特·毛姆 201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活的事实：毛姆短篇小说精选 / (英) 威廉·萨默塞特·毛姆著；詹森译. — 沈阳：万卷出版公司，2017.1
ISBN 978-7-5470-4334-9

I. ①生… II. ①威… ②詹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63541 号

出版发行：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：110003)

印刷者：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：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：145mm × 210mm

字数：180 千字

印张：7.5

出版时间：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：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胡利

特约编辑：张鸿艳

版式设计：展志

封面设计：所以设计馆

责任校对：刘志坚

ISBN 978-7-5470-4334-9

定价：35.00 元

联系电话：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：024-23284050

传真：024-23284521

E-mail：wanrongbook@163.com

网址：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目 录

- | | |
|----|-------|
| 1 | 便 饭 |
| 8 | 蚂蚁和蚂蚱 |
| 14 | 现象与实在 |
| 35 | 生活的事实 |
| 61 | 审判席 |
| 68 | 万事通先生 |
| 78 | 诗 人 |
| 85 | 诺 言 |
| 94 | 珍珠项链 |

- 103 上校夫人
- 129 为人着想
- 139 教堂司事
- 149 插 曲
- 177 萨尔瓦托雷
- 183 洗衣盆
- 195 梅布尔
- 202 九月公主
- 214 实用婚姻

便饭

我是在剧场里看到她的。她朝我招手。幕间休息的时候，我就走了过去，在她旁边坐下。上次见到她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要不是有人提起过她的名字，想来我这会儿也认不出她来。她欢快地对我说起来。

“哎哟，我们第一次见面可是有好多年了。时间过得多快呀！我们也都不再年轻啦。你还记得我初次见你的情形吗？你请我吃了顿便饭。”

我还记得吗？

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，当时我正在巴黎。我在拉丁区租了套小小的公寓房，凭窗眺望得到一片墓地，收入刚够维持身体与灵魂不致分离。她读到一本我写的书，给我写信谈论了一番。我回了信，表示谢意。没过多久就又收到她一封信，说她即将路过巴黎，想要跟我聊聊；不过她的时间有限，只是下星期四有点空；

上午她要游览卢森堡公园¹，问我是否愿意中午请她在富瓦约饭店吃个便饭。这家饭店是法国参议员们光顾的所在，消费水平远远超出我的经济能力，所以我从来就没想过进去。但是她的信让我很是受用，而且我太年轻，还不曾学会对女人说不。（这里不妨加一句：在实在太老了之前，没有几个男人学会这一手，而到他们学会的时候，又已经失去了意义。）我有八十法郎（金法郎），用于维持月底之前的开销。而一顿平常的便饭应当不超过十五法郎。要是把下两周的咖啡取消，我还是足以对付过去的。

我给这位朋友回了信，答应于星期四中午十二点半在富瓦约饭店相会。她没有我所期待的那么年轻，样子与其说动人，不如说壮硕。实际上，她已年届四十（一个风韵犹存的年纪，但不足以令人一见钟情、怦然心动）。她给我一个印象，即，就实际需要而言，她的牙齿要多了些，又白又大又整齐。她很健谈，不过因为她显得乐于谈论有关我的事情，我也就准备洗耳恭听。

菜单拿上来的时候我吓了一跳，价位比我所预想的高了许多。不过她说了句话使我心安。

“我中午什么都不吃的。”她说。

“哦，可别这么说！”我大方地接话。

“我顶多只吃一道菜。我认为现今人们吃得太多了。来点鱼

1 巴黎名胜，法国参议院所在地。

吧，或许。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鲑鱼。”

嗯，这个季节吃鲑鱼可是太早了，菜单上也没有这道菜。不过我还是问了侍者。有，刚来了一条漂亮的鲑鱼，这是他们当年进的头一条。我为客人点了一份。侍者问她，在鲑鱼烹制的期间是否吃点别的。

“不，”她回答，“我顶多只吃一道菜，除非你们有鱼子酱。吃点鱼子酱我从不反对。”

我的心微微一沉。我清楚自己买不起鱼子酱，又没法很得体地对她讲明这一点。总之，我还是吩咐侍者上一份鱼子酱。至于自己，我选了一道菜单上最便宜的菜，也就是羊排。

“我认为你吃肉可是不明智。”她说，“我不明白，吃完羊排这类油腻东西之后，你还怎么能指望照常工作。我不赞成让自己的胃负担过重。”

接下来该点酒水了。

“我中午什么都不喝的。”她说。

“我也不喝。”我马上应答。

“除了白葡萄酒，”她继续说着，对我的话置若罔闻，“法国产白葡萄酒都清淡得很，它们极其有助于消化。”

“你想喝点什么？”我问道，好客依旧，但不那么热情洋溢了。她对我咧嘴笑了笑，满口白牙一闪，明亮而友善。

“除了香槟，我的医生不会让我喝任何东西的。”

我猜自己的脸色有几分发白。我叫了半瓶香槟。我随口提到，我的医生绝对禁止我喝香槟。

“那你准备喝什么？”

“清水。”

她吃了鱼子酱又吃了鲑鱼。她愉快地谈论艺术、文学和音乐。我则一心想着账单总共会有多少钱。在我的羊排端上来时，她一本正经地说教开了。

“看得出来，你习惯中午多吃。这肯定是不对的。为什么不跟我学，只吃一道菜？这肯定会使你感觉好得多。”

“我本来就准备只吃这一道菜。”我说，眼见侍者又拿着菜单走了过来。

她轻快地挥了挥手，就把他打发到一边去了。

“不，不。我中午什么都不吃的。我只吃一口，一点都不愿多吃。吃也就是为了给谈话助兴，而不是图别的什么。我可是什么都不能再吃了，除非他们有那种大芦笋。要是来巴黎而没尝尝芦笋，我会感到遗憾的。”

我的心径直沉了下去。我在商店里见过芦笋，知道它们贵得要死。看着它们，我也是常常馋涎欲滴。

“夫人想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大芦笋。”我问侍者。

我满心指望着侍者说没有。然而，一道快乐的笑容掠过了他那张神甫似的大脸。他确认他们有，又大、又嫩、又新鲜，妙不

可言。

“我一点都不饿呀。”我的客人叹了口气，“不过，你要是非让我尝尝芦笋，我也不反对。”

我点了一份。

“你不吃吗？”

“不。我从来不吃芦笋。”

“我知道有些人不爱吃它。事实上，你是被乱吃的那些肉损害了口味。”

我们等着芦笋的烹制。我陷入了恐慌。现在的问题，不是还剩多少钱过这个月余下的日子，而是有没有足够的钱付账。要是发现自己缺十个法郎而只好向客人借，就太难受了。这个我无论如何都做不到。我确切知道自己有多少钱，要是账单金额大于此数，我已经横下心来，那就是，我会把手伸进口袋，然后戏剧性地大叫一声，跳将起来，嚷嚷钱被扒手偷了。当然了，要是她也没有足够的钱买单，那可就难办了。那样的话，唯一的办法，就是留下我的表，说我过后会回来付账。

芦笋端上来了。满满一盘，肥嫩多汁，鲜美诱人。融化了的奶油香气扑鼻，撩拨着我的嗅觉，就跟品行端正的闪米特人的燔祭馨香四溢¹，刺激了上帝的鼻孔一样。我一边看着这个旁若无人

1 燔祭的馨香，作者此处戏谑地用了个《圣经》典故，事见《旧约·利未记》。

的女人大口大口地把芦笋塞进喉咙，一边自作斯文地谈论巴尔干诸国的戏剧状况。她终于吃完了。

“咖啡？”我问。

“好的，只要一份咖啡冰激凌就可以啦。”她答道。

这会儿我已经不在乎了。我就为自己叫了杯咖啡，给她要了份咖啡冰激凌。

“你知道，有一种观念是我所深信不疑的，”她边吃冰激凌边说，“那就是，吃饭永远都不要吃到十分饱。”

“你还饿吗？”我无精打采地问道。

“哦，不，不饿了。你看，我不吃午饭。我早上喝一杯咖啡，再吃就是晚饭了，而午饭顶多吃一道菜。我是在替你说呢。”

“哦，我知道了！”

这时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。在我们等待咖啡的时候，领班侍者朝我们走来，假模假式的脸上挂着讨好的笑容，臂弯挎着个大篮子。篮子里盛满了大个儿桃子。桃子染着红晕，宛如清纯少女的脸；色彩丰富，就像意大利风景画。可是，桃子不是还没到上市的季节吗？天知道它们有多贵。我也知道了——过了一会儿，因为我的客人一边继续谈话，一边漫不经心地拿了一个。

“你看，你的胃被你塞进去那么多肉，”——我那块小得可怜的羊排——“你再也吃不下任何东西了。而我只是随便吃了点，我不妨享用一只桃子。”

账单送来了。结完账我发现，剩下的钱只够付很不像样子的小费。我给侍者留下了三法郎。她的目光在这钱上停留了一下，我知道她认为我小气。可是走出饭店时，等待我的只有没着落的整个月时间，而口袋里一文不名。

“跟我学吧，”握手道别时她说，“午饭顶多吃一道菜。”

“我会做得比这还好，”我回嘴道，“今晚我会什么都不吃。”

“你真逗！”她快乐地叫道，跳上一辆出租马车，“你真是太逗了！”

不过，我终归还是复了仇。我自认不是个报复心重的人，然而当永恒的诸神插手此事时，你不无得意地观看结果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如今她的体重有近三百磅了。

蚂蚁和蚂蚱

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大人就让我熟读拉·封丹的一些寓言，还把每一则的寓意都细细地讲给我。我读过的那些寓言里，有一则是《蚂蚁和蚂蚱》。它的用意，是向年轻人揭示一种有益的教诲，即在一个并非完美的世界上，勤劳肯干会得到回报，游手好闲则受到惩罚。这则令人起敬的寓言（它想必是尽人皆知的，即便不够准确完整；我为重复讲述而抱歉）说，蚂蚁一夏天都在辛勤忙碌，积累冬天的食物，蚂蚱却趴在一片草叶上，只知道对着太阳唱歌。冬天来了，蚂蚁食物充足，舒心惬意，蚂蚱却家无余粮。它就去找蚂蚁，乞讨一点吃的。这时蚂蚁给予了经典的答复：

“夏天你都干什么去了？”

“不好意思，我唱歌来着，白天唱，晚上也唱。”

“你唱歌来着。好哇，那现在就再去跳舞吧。”

我不是说，在我看来这则寓言颠倒黑白；我就是觉得，它跟

童年体验不尽一致。它的寓意不足为训，所以我对它的教诲无法苟同。我同情蚂蚱。有一段时间，我看见蚂蚁准会踩上一脚。通过这种直截了当的（以及跟我随后发现的一样，纯属人类特有的）方式，我想要表达自己对工于算计、循规蹈矩的不以为然。

一天在饭店里，我看见独自吃午饭的乔治·拉姆齐，不由得想起了这则寓言。我从没见过任何人如此地满面沮丧。他目光呆滞，凝望着虚空，仿佛整个世界的重担都压在他的肩上。我为他难过：我马上猜想，他那个熊弟弟又惹祸了。我就走过去，伸出手。

“你还好吧？”我问。

“心情很差。”他回答道。

“又是汤姆？”

他叹了口气。

“是，又是汤姆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跟他断绝关系？你对他已经仁至义尽了。现在你必须明白，他是不可救药的。”

在我看来，害群之马家家有。二十年来，汤姆一直使乔治头疼不已。起初他还是挺像样的：经商，成家，生了两个孩子。拉姆齐家的人都是有头有脸的，人们有一切理由认为，汤姆·拉姆齐也会事业有成，赢得尊敬。不料有一天，毫无征兆，汤姆就声称：他不喜欢干活，不适合过家庭生活。他想要随心所欲，自在逍遥。

他不肯听任何规劝，就离开了妻子，放弃了工作。他手里有点积蓄，靠这些钱游走于欧洲的一些大都会，过了两年快乐日子。关于汤姆的所作所为，不时有流言传到亲属的耳朵里，使他们深感震惊。汤姆当然过的是神仙日子。亲属们却是大摇其头，设想等着他的钱花光了又当如何。他们很快就发现了：他以借钱度日。他善于迷惑人，又不择手段。若论开口借钱而令人难以拒绝，我就没见过超过他的。汤姆靠向朋友伸手而取得稳定收入，而他又很容易结交朋友。可他还总是说，钱花在生活必需上实在乏味，只有用于吃喝玩乐的奢华消费才令人开心。他这么做倚赖的是哥哥乔治。他对乔治施展的手段可没白费。乔治为人忠厚，对弟弟的这样一些伎俩懵然不知。乔治很讲体面，有几次，他听信弟弟改邪归正的诺言，给了汤姆数目可观的钱，以便其重新开始。汤姆拿这些钱买了辆汽车，乃至一些非常精致的首饰。然而，一再重演的事态，促使乔治认识到，弟弟是永远不会安分的，就决意撒手不管了。汤姆毫无自责，开始讹诈起哥哥来。于是，乔治这位可敬的律师，不无尴尬地发现，在自己常去的饭店里，弟弟在吧台后为顾客调鸡尾酒；在自己所属的俱乐部门外，弟弟开着出租车等候客人。汤姆说，在酒吧侍候人或开出租车都是非常体面的工作。不过，要是乔治能够赏脸，给他个几百英镑，考虑到家族的声誉，他也不反对放弃这类职业。乔治只好给钱。

有一次，汤姆几乎就进了监狱。乔治极为不安，他调查了这

件丑事的来龙去脉。的确，汤姆做得太过分了。汤姆一直任性、轻率、自私，但是此前还没干过不老实的事，乔治指的是触犯法律的事情。这次汤姆如果受到起诉，肯定会被判罪。可你总不能眼看着自己唯一的弟弟去坐牢吧。汤姆诈骗的对象，是一个叫克朗肖的人，报复心很重，他坚决要把此事告上法庭。他说汤姆是个恶棍，理当受到惩罚。乔治为此使尽浑身解数，还搭进去五百英镑，才把事情摆平。不料汤姆和克朗肖一起把支票兑现后，马上就去了蒙特卡洛¹。他们在那里花天酒地，潇洒了一个月。乔治得知此事，大光其火，程度为我前所未见。

二十年来，汤姆赌马，跟绝色女人厮混，跳舞，上最昂贵的饭店，穿漂亮的服装。他总是衣冠楚楚，像模像样。虽然实际上四十六岁了，可你绝对不会认为他超过三十五岁。他是个极为令人喜欢的伙伴。明知他的人品一文不值，你还是禁不住乐于与之交往。他总是高高兴兴、快快乐乐的，具有不可思议的吸引力。为了买生活必需品，他经常向我借钱，我从来都不吝惜。每次借给他五十英镑，我都觉得亏欠他。汤姆·拉姆齐认识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人也都认识他。你可能不认同他的做法，可你没法不喜欢他这个人。

可怜的乔治，他只比无赖弟弟大一岁，看上去却有六十岁

1 摩纳哥游览胜地，世界富豪的销金窟。

了。在四分之一世纪的岁月里，他每年休假就没有超过两星期的。每天上午九点半他就进了事务所，不到下午六点不会出来。他诚实、勤奋，值得尊敬。他有个贤惠的妻子，对于她，他从未有过不忠，连那种念头都不曾有。他有四个女儿，对于她们，他是天下最好的父亲。他坚持把收入的三分之一存起来，他的计划是在五十五岁时退休，住到乡下的一所小房子里去，打算在乡间莳花弄草，打高尔夫球。乔治的一生毫无瑕疵。他对自己渐入老境感到欣然，因为汤姆也在变老。他搓着手说：

“汤姆年轻帅气的时候过得的确非常开心，可是他只比我小一岁。四年后他就五十了。那时他就会发现日子没那么好过了。我到五十岁时就能存下三万英镑了。二十五年来，我一直说，汤姆将在贫民窟里了结一生。我们会看到他对这种下场感受如何。我们会看到，是努力工作还是无所事事能够真正得到最好的回报。”

可怜的乔治！我同情他。现在，我坐在他身旁，猜想汤姆又干出了什么丢人现眼的事情。乔治显然心情非常烦乱。

“你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”他问我。

就是出了最糟糕的事我也有心理准备。我猜测着，是不是汤姆终于落入了警察手中。乔治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。

“你不会否认，我这辈子都在努力工作，规规矩矩，体体面面，坦坦荡荡。我勤劳刻苦，省吃俭用了一生，才得以指望退休